

清末广学会译印的自然科学著作

杨华波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 厦门市 361005)

摘要 广学会是清末在华传教士设立的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为推动中国的维新变法,广学会翻译出版了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同时,出于“科学传教”等原因,也译印了较多自然科学著作。本文通过分析广学会清末译印的自然科学著作,探讨其原因,以期完整呈现广学会的出版全貌并重估其影响。

关键词 广学会 自然科学著作 原因 影响

Abstract As the largest publishing institution set up by missionaries i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on social sci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reform in China. However, for reasons such as “promoting missionary work through science”, this institute also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many books on natural scie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atural science publications by the Institut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of such undertaking, aiming to present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publications by this Institute and reevaluate its influence.

Key Words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natural science publications reasons influence

DOI:10.16024/j.cnki.issn1002-0489.2019.01.016

引言

社会科学翻译和自然科学翻译共同构成了科学翻译的内容^[1],但如果将二者混为一谈,往往会带来一些问题,如邹振环就指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加区分会导致论述不够深入。^[2]作为近代传教士在华设立的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除宗教布道等书籍外,广学会还翻译印行了大量关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著作。广学会的前身是1887年创立的同文书会,1889年改名为广学会,对于促进中国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广学会在清末的翻译出版活动是一个有机整体,而已有研究却多侧重于其社会科学著作,缺乏对其自然科学著作的考察。^[3-4]因此,本文将重点检视广学会译印的自然科学著作,探析其原因和社会影响。

1 广学会译印自然科学著作的原因

传播科学知识自明末以来便是传教士重要的传教策略之一,鉴于广学会内部成员的来源和所属机构的现实需要,均为其印刷出版相关自然科学著作提供了便利。此外,维新变法的失败和清末科学教科书的翻译风潮也推动了广学会译印更多的自然科学著作。

1.1 来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

从利玛窦来华译印的科技文献到早期传教士创办的报刊,自然科学知识一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传播科学知识已经成为一种有效的传教策略。广学会的终极目标乃是传教,进而将中国纳入基督教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广学会继承了明末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科学传教”^[1]的策略。不过,到了清末,“科学传教”不仅有了更广泛的受众,而且还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动因。明末的西学传播是为了迎合士大夫阶层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好奇和宫廷对于历法等实用知识的需求,而清末的“科学传教”更多是基于鸦片战争之后教徒增长缓慢和教案频发的困境,丁韪良、林乐知、狄考文、李提摩太等人逐渐意识到,要保证传教活动的有效开展,首先应该提高中国人的整体智识水平。具体到广学会的翻译出版活动,除素以发表政论以鼓励变法而闻名的《万国公报》发表了一些自然科学篇章外,广学会也译印了较多的自然科学著作。

1.2 广学会成员的来源和所属机构

在华传教士分属不同的差会,但相同的目的使它们总体上维系着密切的联系。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设立的出版机构主要有墨海书馆、

* 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6B124);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18ZD020)。
作者电邮: allenyung165210@163.com 收稿日期: 2018-09-19 修改日期: 2018-11-29/56

美华书馆、博济医局、益智书会、格致书室和广学会^[5]，它们的翻译出版活动不是彼此孤立的，出版内容上具有相似性，各机构的主要成员也有着密切联系。例如，墨海书馆的主要创始人慕维廉和艾约瑟同时也是广学会会员，益智书会的主要成员林乐知、韦廉臣更是广学会的中坚，该会的成员还有丁韪良、傅兰雅等人。传教士间和出版机构间的联系促进了版权的流通和共享，便于广学会译印其他出版机构的书籍。由于广学会的主要成员都是英美传教士，共同的目标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们所属的机构存在诸多的版权共享或代印现象。

1.3 维新变法的失败

自然科学知识的译介之所以成为广学会传教事业的一部分，不仅是因为近代中国民智未开，同时也是因为这是开展社会变革的必然之举。作为清末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改革教育是广学会中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的共识，他们“批评科举制度，说它妨碍中国培植能够因时制宜的有用人才，出路在于振兴学校，扩充科目，教授近代所需的数理和中外史地等新课”^[6]。维新变法前广学会译印自然科学著作的数量还少，1888-1901年，广学会总计出版了134种著作，自然科学著作仅10种。^[7]维新变法失败后，广学会企图影响开明士大夫改革的上层路线也走到尽头，影响改革进程的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出版活动陷入低潮，而作为教育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自然科学著作的数量却因此得以显著增加。

1.4 清末科学教科书翻译风潮

表1 《总目》中主要自然科学著作学科门类及代表作品

学科	代表作品
天文	《最新天文图志》、《日月星答问》、《日月蚀节要》、《三光说》、《天文图说》、《天文揭要》、《天文新论》、《天文须知》
地理	《八星之一总论》、《最近地文图志》、《地文学教科书》、《地理全志》、《地理须知》、《地志须知》、《地学须知》
医学	《医方汇编》、《俟医浅说》、《骨格辨正》、《万国药方》、《全体须知》、《西医五种》、《孩童卫生论》、《西医内科全书》
格致	《格致汇编》、《格物质学》、《格致新机》、《格致进化》、《物理标准》、《格致举隅》、《观物博异》、《格致问答提要》
电学	《电学图说》、《电学纪要》、《电学总览》、《电学须知》
算学	《代微积拾级》、《圆锥曲线》、《曲线须知》、《三角须知》、《微积须知》、《代数须知》、《量法须知》、《算术教科书》、《代数学教科书》
植物学	《濮尔班克种植学》、《植物图说》、《植物须知》、《种茶良法》、《农学新法》、《植物学教科书》
矿物学	《矿物教科书》、《矿物须知》、《矿石图说》
化学	《化学初阶》、《化学办质》、《化学卫生论》、《无机化学》、《化学须知》
声学	《声学揭要》、《声学须知》

维新变法后至民国初期是我国西学翻译史中独具特色的一个阶段。由于恰逢科学知识普及时代，这一阶段的科学翻译，尤其是科学教科书的翻译成为主流。在传教士出版机构中，益智书会和格致书室是翻译出版教科书的重要代表，虽然广学会的出版重心在清末总体上以社会科学类和宗教类著作为主^[5]，自然科学著作的译印处于次要地位，但仍顺应这一潮流译印了较多自然科学教科书，特别是戊戌变法后，其数量和学科门类都比之前有了很大的增长。此外，商业因素可能也是广学会译印自然科学著作的动因之一。作为一家商业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在全国各地设置了众多代售处，出版新书目，售书利润成为维系其日常运营的重要经济来源。但是，广学会自然科学教科书的主要来源是其他教会出版机构的已刊著作，属于重印或代印，独立翻译的著作较少。

2 译印的学科和语种

广学会译印的自然科学著作涵盖了众多学科，基本囊括了近代传教士传播西学的方方面面，在语言上以英语为主。

2.1 自然科学著作的学科分布

广学会自然科学著作的分析主要基于《广学会译著新书总目》(简称《总目》)，原书未注明出版年份，《近代译书目》的“序言”中指出其出版于清末。事实上，《总目》收录的《女译报》创刊于1912年4月^[8]，据此可知此目录的出版时间最早应为民国初年。在目前已知的收录广学会著作的书目中，《总目》是最详细的，按学科分门别类。

除表 1 中列有明确科目的著作外, 目录中还有未列明科目的其他著作, 如《动物须知》、《力学须知》、《重学须知》、《气学须知》等。由表 1 可知, 广学会译印的自然科学著作主要有天文、地理、医学、格致和算学等学科。由于广学会的主要成员同时也是其他学会的成员, 因此, 广学会的出版物中有很多其他学会或机构的出版物。如天文类中, 《天文图说》和《天文揭要》原是益智书会的出版物; 算学类中, 《代微积拾级》原是墨海书馆的出版物。广学会译印的自然科学著作以教材和通俗性读物为主, 一方面是因为清末中国人的科学素养比较低, 另一方面是因为广学会译印的文本较多来源于益智书会、墨海书馆和格致书室, 而它们本身就以普及科学知识或编印科学教科书为主要使命。

2.2 原作的语言

译本原文的来源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明末的科技翻译源文本除了欧洲大陆通用的拉丁语, 更有随天主教传教士的来源而决定的葡萄牙语与意大利语, 清初, 随着在华法国传教士的增多, 法语成为主要的源语。到了清末, 广学会译印的著作已经主要来源于英语, 一方面, 是因为英美 19 世纪已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全球领先的地位, “英文逐渐取代法文而成为国际公用的主要语文”^[1]; 另一方面, 是因为广学会和其他传教士机构的主要成员是英美传教士或外交人员, 他们的母语也决定了他们在翻译源语言选择上的偏好。此外, 原作的语言中还有少部分来源于日语。

3 著译者分析

早期的翻译活动受限于译者的水平, 多采取合译的形式, 即先由熟悉源语的译者口译出大意, 再由熟悉目的语的译者执笔润色, 这一翻译形式在我国的佛典翻译中就已出现。具体到科学著作的译著上, 自明末开始的科技翻译便采用了传教士口述和中国士大夫笔述的形式。到了清末, 翻译活动“仍采取西人口译, 国人笔述的方式”^[1]。在传教士主导的翻译著述活动中“华士”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由于双方地位不平等, 译著中“有时加上合署之同译、同著之释语, 或者干脆抹去后者姓名”^[9]。

广学会译印的著作中如属代印或重印, 其

著译者与原出版机构相同, 这部分的书目往往省略著译者和内容简介。在属于广学会独立译著的出版物中, 大部分都列出了著译者姓名并附内容提要。但是, 这部分著作往往只署传教士口述或口译者的名字, 而华人笔述者的名字则被省略, 如《三光浅说》仅署名华立熙译, 《电学总览》仅署名美国博恒理译。不同于 Venuti 将译者的隐身归因于译文中译者因为要符合译入语的标准而被迫隐身^[10], 广学会译著中华人笔述者的隐身更多的是出于口述者与笔述者地位的不平衡, 为降低笔述者的影响力或强化口述者的影响力, 华人译者的功绩往往被刻意抹杀。但也有一些著作同时署上著者和负责笔述的华人译者的名字, 如《电学纪要》一书就署名李提摩太著, 常州程畝嘉述。

4 社会影响

由于广学会出版物完整目录的缺失和已有目录的利用不够充分, 过分关注其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往往会使得立论有失偏颇, 如由于没有参考民国初年的《总目》, 很容易得出“广学会所译印的科学书籍中, 自然科学类是很少的”^[1]这一结论。但是, 通过表 1 可知, 清末广学会的自然科学出版物不仅涵盖了较多的学科门类, 其数量也较为客观, 如此数量的出版物势必会拥有较好的销量和较大的读者群, 也势必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具体而言, 其价值和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内容上比较广泛, 涵盖了自然科学的很多学科, 在社会上普及了自然科学知识, 有利于旧中国的科学启蒙, 启发民智。广学会出版的部分自然科学著作, 在中国当时的相关科学领域属滥觞之作, 有拓荒启后之功。如广学会重印的《地理全志》一书原由墨海书馆出版, 是国内最早翻译出版的地理学著作, 普及了大量地理学常识。同时, 广学会重印或代印的自然科学著作由于考量了商业价值, 因此大多数是销路良好且有广泛的受众。例如, 由狄考文编辑的《笔算数学》是清末流传最广的算学教科书。^[11]这些著作的印行无疑对中国在相关科学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促进了新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二是有利于促进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体系在中国生根发芽, 推动天文、物理、化学、农学等学科体系的形成。例如, 广学会在 1897-

(下转第 55 页)

李善兰为传教士花之安 (Ernst Faber, 1839-1899) 新作《德国学校伦略》作序。这是一本比较系统地论述近代西方教育制度, 介绍德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书。在序言中, 李善兰提出了“教育强国”的思想, 他认为, 国家的强盛在于人才, 人才的成长必须依靠教育, 那就必须兴办和普及学校。李善兰培养了一大批数学人才, 可以说他是近代数学教育的鼻祖。他所创立的“中西和一”的教育模式和“科学教育强国”思想, 将中国传统科学与近代西方科学有机融合, 对中国近代的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参考文献

- 张必胜, 曲安京, 姚远. 清末杰出数学家、翻译家李善兰. 上海翻译, 2017 (5): 75-81
- 张必胜. 李善兰翻译出版西方数学著作探析. 出版发行研究, 2017 (11): 103-105
- 张必胜. 李善兰组合思想研究. 贵州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6, 33 (1): 5-8
- 张必胜. 《代数学》引入西方符号代数的意义.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7, 47 (2): 301-312
- 张必胜. “微分”和“积分”二术语的来龙去脉.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8, 48 (5): 761-768
- 张必胜. 《代微积拾级》中的传统分析学思想. 贵州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7, 34 (4): 1-6
- 德·摩根. 代数学. 伟烈亚力, 李善兰译. 上海: 墨海书馆, 1859
- 罗密士. 代微积拾级. 伟烈亚力, 李善兰译. 上海: 墨海书馆, 1859
- 张必胜. 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代数学》的主要内容研究.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3, 43 (6): 1021-1026
- 张必胜. 《代微积拾级》的主要内容研究.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6, 46 (6): 923-931
- MORGAN D A. Elements of Algebra. London: Elibron Classics series,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2003
- LOOMIS E. Elements of Analytical Geometry and Differential and Integral Calculu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 1851
- 陈大康. 张文虎日记.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48
- 田淼. 清末数学教育对中国数学家专业化影响.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8, 17 (2): 119-128
- 徐传胜. 圣彼得堡数学学派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 白靖宇, 杨洋. 近代传教士在华科技译著的特征及社会语境. 中国科技翻译, 2018, 31 (2): 55-58

(上接第 58 页)

1911 年间发行量超过一万册的著作中就有《农学新法》(Agricultural Chemistry), 作者为贝德礼, 由李提摩太翻译。作为一本农学领域的化学著作, 该书在农业立国的时代“促成了学问风气的转变”, 推动了近代意义上的农学在我国正式创立^[12], 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 虽然广学会所译印的自然科学著作在数量和影响力上均不及其社会科学著作, 但广学会在清末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价值也不应该被忽视。

5 参考文献

- 黎难秋. 中国科学翻译文献史稿.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993: 4, 31, 91, 152, 156
- 邹振环.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上海: 中西书局, 2017: 248
- 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 (上卷).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 王树槐. 清季的广学会.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73 (4): 193-227
- 白鸽, 秦茂盛. 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翻译出版活动及其影响. 出版发行研究, 2016 (5): 109-111
- 朱维铮. 导言. 李天纲. 万国公报文选. 上海: 中西书局, 2012: 17
- 赵稀方. 翻译现代性: 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
- 赵晓兰, 吴潮. 传教士中文报刊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于醒民. 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译著中的代笔问题. 社会科学研究, 1985 (04): 59-63
-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 张学锋. 清末《笔算数学》的内容、传播及其影响.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3 (3): 316-329
- 李尹蒂. “农学新法”与晚清农学.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3): 132-13